

花言峭语

等待是值得的

有些事情,要让人等很久,但是真正等到结果的时候,又觉得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

大概八年前,看到媒体报道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计划重振旗鼓,这个消息听来的确让人振奋,据说,他们打算用三年时间,初步复兴美影厂,将《黑猫警长》《大闹天宫》等等银幕形象进行再加工,使之重返大银幕,并推出全新的动画品牌。与此同时,室内动漫主题游乐场,也都在筹备之中。曾经滋养过几代人的美影厂,在新时代,谋求新出发。

但几年过去,这个消息中提到的一些计划,没有了下文,也许有一些计划落实了,但不为人所知。不管是没有下文,或者不为人所知,其实都同样令人遗憾。所以我曾经对美影厂寄予厚望的人,曾经被美影厂的动画片哺育长大的人,都想问又不敢问。终于,答案来了,2023年开年,《中国奇谭》露面,仅仅播出《小妖怪的夏天》和《鹅鹅鹅》两集,就引起巨大的关注,这关注甚至超越了当下灼人的现实,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那一个个中国故事上来。刚刚播出的第三集《竹林》,同样保持了高水准和高关注度。而《中国奇谭》正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原创网络动画短片合集,由陈廖宇担任总导演。

上海美影厂成立于1950年,当时在夏行的邀请下,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今长影)美术片组担任组长的盛特伟,带着一支20多人的队伍,从长春来到上海,在上海成立了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领导和制片工作。到了1956年,从事美术片创作的人员发展到200多人。1955年,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何是黑的》拍摄完成,中国美术电影从此进入了彩色片时期。

1957年4月,文化部正式核准成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自1957年成立以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作品在国外荣获过200多个大小奖项。这些作品,也确立了“中国学派”在世界动画中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影厂的存在,揭示了一个现实,那就

是中国人需要中国动画片,中国人也能识得动中国动画片之美。这种美,来自中国心灵,还将反哺中国心灵。

1990年代以后,美影厂仍然在不断推出新作品,《宝莲灯》《我为歌狂》《大耳朵图图》《黑猫警长之翡翠之星》《阿凡提之奇缘历险》等等等等,尤其是《大耳朵图图》,又赢得了新一代的儿童观众。但整体看来,它总是欠缺一点网尽全部中国人的气势。

有人建议美影厂学习迪士尼。以技术进步为核心,以商业增值点建设为手段,辅以艺术包装,是迪士尼的成功秘诀,显然,仅仅安于做技术工人不行,单纯做商人也行,是工人加商人也行,还得是艺术家和科学家。这也是美影厂过去曾获得的辉煌的来历,也是未来必然要参照的方向。故事迟早会讲完,甚至可以说,故事已经讲完了,而只有技术常新,紧跟技术进步,是解决故事创意匮乏的唯一方法。不论孙悟空,还是黑猫警长,在进入新的时代时,必然要和美影厂的其它形象一起,接受新技术的考验。

《中国奇谭》毫不意外,使用了大量的新技术,在创作团队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技术,是怎样在巨大的耐心加持下熠熠生辉的,但更难得的是,他们并没有被技术吞噬,成为干燥干瘪的技术展柜,而依然保持了美,保持了诗意,以及那些中国心灵才能够懂得的特有的趣味。

所以,等待是值得的,保留期望和希望也是值得的,就像张爱玲说的,在杂乱现实之中总有些什么让人惊喜。而它给我们的惊喜,远远超过了美影厂的存在,超过了中国动画的发展,而具有了另外一重意义,它似乎是一种人生的叩问,以及正道K线图的证明,总有些什么是不会消失的,总有些什么是会反弹的,总有美,总有诗意,和一些近乎沉默的坚持。

韩松落
作家

早闻狄声

《去有风的地方》:挺好,也挺不好

蓝天白云,绿草青青,动物可爱恬淡,食物诱人清新,再加上刘亦菲和李现俊男靓女自然的互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一登场就迅速引发关注,与一个“慢”字不无关系。习惯了强情节快节奏的观众,陡然得见如此画风唯美、节奏舒缓的内容,多少有些惊喜:国产剧也有耐心慢下来了?

是的,《去有风的地方》最突出的优点,就在于赏心悦目、轻松好看,故事本身或多或少呼应了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人们的心声——诗与远方那么美,我想去看看。

剧中,在大城市打拼的许红豆(刘亦菲饰)原本一直忙于工作,连被恋人通知分手都只是回复两个字“好的”。直到闺蜜突然生病去世,许红豆才突然发现自已只不过是工作流水线上一个小小的齿轮。迷茫之中,她选择辞职并前往云南大理旅行,又在大理认识了在家乡创业的谢之遥(李现饰)、谢奶奶(吴彦姝饰)、阿桂婶(杨昆饰)等新朋友,在休养生息中获得治愈,重新出发。

在这个明显具有田园牧歌气质的作品里,刘亦菲和李现的高颜值,以及宛如风景大片的画面,也让很多人欲罢不能。刘亦菲的穿搭、美食乃至剧中人物的同款场景打卡都成了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甚至有人感慨,追剧的过程就是一种精神享受,仿佛自己在云游,感受到了阳光暖意、微风拂面。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肯定《去有风的地方》的岁月静好,它跳脱出了国产剧“生死开头7

分钟”的铁律,拒绝了不合理的狗血与强反转,有勇气,有突破。

但与此同时,有些“冷水”也不得不泼:节奏慢、故事淡,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意注水;东拉西扯地把电视剧变成“旅行真人秀”。许红豆从闺蜜去世到决定辞职去旅行的情节,叙述快得像是开了“快进”;等到了大理的场景,镜头又慢得极不寻常,男女主人公几乎每一集都在闲聊、处理杂事,许红豆如何转变心路历程,两人如何相爱,一切应该翻来覆去细细铺陈的东西都被忽略了,所有的人都只是单纯的好,单纯的美,如此轻飘,如此想当然。

试想一下吧,如果没有刘亦菲和李现的“颜值滤镜”,有多少人愿意耐着性子用40集的篇幅看主人公四处漫步、随意抒情?真想看好风景,许多旅行纪录片也可以提供同样的享受和价值,观众为什么要选电视剧?或者说,就算《去有风的地方》是想造出一个属于乡村的美梦,创作者也应该努力给这美梦添加一点细节,增加几分实感,否则,观众只会觉得受骗,说好的治愈,难道只是一味强调城市生活的焦灼和乡村生活的美好?从这个角度上说,《去有风的地方》挺好,但要真有后来者照单全收地照搬,结果一定不会太好。

李原秋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情人看剑

为什么导演意难平

十年之后,许鞍华与汤唯的名字又并列在一起——因为一段培训讲话的曝光,关于电影《黄金时代》当年创作时的诸多细节浮出水面,站队者有之,旁观者有之。无意在此继续辩个青红皂白,作为一段过去完成时,还是把它放置在那个特定时空里打量为妙。关注的重点,或许更应在那些创作上的心结,即使已经翻篇,却一直驻留在心,屡屡回头望,反复思忖,直至答案水落石出的那一刻。也可能下一个十年后,答案又会不同,一位导演的艺术人生就是如此这般螺旋上升式走下去。

许鞍华会懊悔这样一番总结吗?当然不会,这些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既指摘旁人,也反省自己,可能后者更为苛刻,乃至把自己及作品批得体无完肤。对于她的这一风格,坊间还广泛引用过香港评论家李肆桃的一段话,“她不是那种自觉是艺术家,对作品有完美主义追求的导演,反而有照顾老板的投资、工作人员的福利以及人际关系等‘非艺术’的考虑,而容易作出艺术上的妥协,以致影响作品的业绩也在所不惜。”由此造成的局面往往是,事前不够严格,事后分外严厉,在其导演生涯里,类似情形可说是一再重演,《黄金时代》不过又是一例。

个中原因,是其宿命般的性格导致,还是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变数的“偶然的创造”?许鞍华自己常说,拍电影永远都要

妥协,“你不要妥协,可以去写小说。”这其中有个悖论,她明明是以姿态独立、拒绝妥协的知识分子导演形象行走于世,到了片场剧组,却又不得不受制于周遭工作环境。比如拍《倾城之恋》后,说自己很忌惮那些横行霸道的美术指导,“我不懂分工,如果所有人都不懂就无所谓,但如果人家懂你不懂,你就很吃亏,再难与人竞争。”与叶德嫻、汤唯这些演员意见相左,说到底也是与另一个工种的创作者的理念分歧。

严肃的创作者大多孤独,由于某些外部环境和精神特质,他们更容易加剧身陷孤独的概率;孤独也是来自对外部世界的不满,才会对自己和他人太过去吹毛求疵。当然,如果足够强势,不仅会建构牢靠的自我性格特征,还会把自我疆域扩张,黑洞一样诱人深入,为我所用。就像陈冲对比自己和李安的导演方法时曾说,李安很懂得怎么去“治”每一个演员,使他们成为影片所需要的那部分。

更多导演则是另外的方法。如你所知,温吞如许鞍华,也只能在与影后级女主角交涉无果后,无奈决定:那就拍两种版本吧,将来再看哪种更合适。多年后回想,到底意难平。

长凤新
媒体人

钱眼识人

不好好说话的导演

八年前前的文艺电影居然在新年伊始惹出社交平台上的“论战”,香港大导演许鞍华在行业内部的分享讲座中发言,主题是谈与演员合作的方式、方法,其中就提到了合作2014年电影《黄金时代》的汤唯,很直接地说对方表演是不对的,于是就惹出一番风波。但如果仔细去看整场讲座的录音文字,就会发现这不过是注意力偏差,导演下嘴更狠的其实还是自己,反省自己面对与汤唯沟通的问题,她自觉怕麻烦,没勇气或者干脆就是想不明白,没有更好的办法,许鞍华的动机很纯粹:因为我已经75岁了,也许再过两年,会体力不支,也非常有可能就老年痴呆了。只不过时至今日的汤唯,凭借出演韩片《分手的决心》拿下青龙影后,也随着片子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有可能问津表演奖入围资格,成为当下冷清行业中稀罕的流量密码。

我个人是觉得完全不需要为许导演撑腰,她并不需要,也不要落井下石批汤唯演技,她本就是演员中的特例,对于任何导演来说都是“盲盒”,有没有抽中质感与风格靠导演说戏、指导演员的功力,也靠一点点剧本、环境、卡司搭建的安全感。实际上包括许鞍华、陈可辛在内的大导演都公开表示过,李安把汤唯拍得太好了,以至于后面的都不知道怎么拍,怎么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纷争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

在导演自己坚持多年收集的访谈录中,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端倪。许鞍华会用“愚蠢”、“后悔”、“创作力下滑”、“心态很奇怪”来反省自己执导生涯中的真实感受,

当然也会毫不客气,无差别地指出包括刘德华、舒淇、斯琴高娃、周润发等汤唯前辈在合作过程中的问题,简单说,她就是在展开“自我批评与批评”,而且前者的比重明显很高。

我以为75岁的她守住了创作者的初心,就是忠于感受。拍好一部电影没有那么容易,是导演、演员以及台前幕后全部工作人员需要调动极大的生命能量去投入、感受以及反哺故事的过程。有误差、有遗憾都是非常正常,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电影的魅力之一,电影人就是在无限接近于理想、完美的追逐道路上蒸发了痛苦与欢喜,留下来的就是作品本身,能好好聊的也只能是作品。过度联想到“诛心”是不应该提倡的舆论风气,在许鞍华的认知里演员只有表演的部分值得讲,也应该去讨论,这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她用了差不多一生的时间去领悟,也自谦地说自己做得不够好,没有更多更好的办法。

相比之下呢,内娱曾经出现的“敢说”有多少是偏离作品创作。要么是文人相轻,吐槽别人,放过自己;要么是轻飘飘自嘲,嘻嘻哈哈就把推敲对付了,还有一种其实最可怕,只有赞美没有内省也没有批评,你好我好大家好。将业务讨论逼进商业社交场合里,情商才是硬通货,请问这样最终对谁有好处?是能多产出几部好电影吗?答案显而易见。

钱德勒
媒体人